

T5466/2933

朱子東先生年譜卷第四

長 包 長 東 行

男 元 宗 師

宗 師

詩 味 其 健 存

從 下

全 枝

清

地 王 子 也

景 山 小 賦 及 賦 其 象 自 稱 聖 賢 無 可 受 切 則 於 是 之 不 肯

有 周 禮 象 身 也 於 中 有 所 於 色 而 謂 之 大 自 在 之 餘 一

可 謂 公 也 介 於 於 家 不 知 其 然 不 知 其 然 不 知 其 然 不 知 其 然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NOV 4 1959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四

長白高東軒

男光進

編輯

評閱

博陵尹健餘

從子

輿輅衛軒

全一校

書

與王予中

累日不晤教歉甚弟自慚踈陋無可受切劘處德之不修
實屬暴棄時惕於中時形於色匪朝夕矣自憂苦之餘一
切雜念極力掃除終不能盡然不似向時澎湃之狀是以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年來誦先賢明訓如太極圖說定性書好學論西銘朱子
太極說仁說諸篇竟不忍釋手尤覺得記所云慤善不違
身耳目不違心是人德之要事親事天只是一理憂苦無
事只向此中尋味尋之又尋不禁其味漸旨漸長也始恍
然先正欲寡理明之言不我欺弟年齒向衰罅漏百出及
今修之補之奈修不勝修補不勝補何惟有溫習聖言以
盡此生只企不大走作無奢望也尊兄自是培養有素然
亦宜節省閒事閒文急向源頭條理處照管爲佳四勿說
呈教望爲削正

答王予中

健餘尹氏曰且見先生之
善教王高郵亦曾爲余
言及此今乃深信而力行
之

冬杪晤大令郎知伯母康健慰之至接手教備悉老兄
持守之嚴教士之勤敬服老兄學業深厚名望久著安慶
士子得奉爲師自然欣欣向學此風動之漸也居今日言
學必有節次驟以周程張朱之學語之定格格不入且就
課試發揮亦有透血脉處若得於四書中有一點猛省萌
芽便是可轉之幾然此處難得打動也安定明復立教規
模雖程朱亦如此惟體認四書不同老兄若於論文時於
四書中指點精義令轉入身心來以叅聖賢微旨或舉平
日篤信程朱深見爲然者再加闡明入情人理使聞者有
躍躍欲動意則教術卽在於此如朱子語類訓門人九卷

大學五卷克己章不動心章擴充章夜氣章至今閱之如
聞當年警欬也何如何如至於事上官止循舊儀無一毫
異於人只不干求已立身在于勿上可爲士子師表此老
兄平日素守弟可爲深信足繼前賢者故更以倡明正學
爲屬望耳弟惟株守程朱語錄上求四書立言之意以自
涵養間與同志言之使共體驗畢此生事他無望矣培元
書院不知創自何人有遺規可考否二令郎志向甚正弟
不揣愚昧竭所知相與砥礪自當於大綱處立脚以爲基
址小兒有志向學望老兄切實教誨之寄來東林學規志
學會規餘不盡

答王予中

顧先生於二十八日南歸矣渠亦以未得詳細請教爲悵
老兄以不得靜坐爲慮據弟愚見當有日課早起畧靜坐
讀書整理家務力從節儉立一成規逐日如之早膳後看
書至申酉時靜坐縱有事非必不得已者皆俟次日如此
畫一則主心庶可叠定此事須自爲規矩自爲調適自爲
收斂安頓雖有上司官長應酬不過答啟格套無語言事
務致費籌度當應時亦須靜定其心不得擾亂一有煩躁
意便是主心不定起此居憂三年得以閉戶潛修日用間
默默提撕體驗循事條理應去離事不得逐事不得務要

心氣和平清明作得主宰習之一月必有效驗時不可失
至囑

答王子中

昨接台翰詩家叶音之學素未深究遺說於語類有增益
異同否弟有欲請教者詩註自以集傳為主而狡童褻裳
諸篇東萊西山皆用小序其說是否大抵集傳所言王化
之根基修德之詳密君臣之同心作人之教化農事之周
洽以至賢人君子之性情盛衰治亂之仰慕而嘆息者皆
爲曲折寫出視小序強辭任意大失忠厚之旨高下不可
以數計大全所集如呂輔直蔡嚴謝劉朱諸君子之語亦

東軒高氏曰此辨所關
甚鉅切中後學言詩之
弊習詩者宜深考而
實後之

多達情透理而必以朱子說爲宗卽以二南言之弟向讀
正牆面而立之訓雖解文義至於會於心體於行終難以
自信反復讀集傳稍見聖賢用意所在究不足語於深造
之趣及讀戊申封事玩味講誦至數十百遍其中正心正
家正左右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之道自從
全詩體會得來而根本原於二南實有由內及外自微至
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之妙始知朱子所云意思相黏輔
氏所云得先生說而二南之義明白者真可言可行的確
不誣萬非小序所能及矣弟欲就此所見推之紀錄數紙
但年衰氣弱率多遺忘力有不逮徒抱耿耿耳

答王子中

庚戌三月

屢承老兄商及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數語弟以此說甚長未可以一二語盡之朱子實自此透本原存省切要之旨文集語類中多言之弟稍陳其旨望採擇焉靜中有動寂而常感此未發涵養久後得力之驗若未發時無涵養無主宰呈露氣象則所謂靜者悠忽而已空虛而已卽此便昏了天性朱子答林擇之書極可玩也動中有靜感而常寂此已發涵養久後得力之驗若已發時無涵養無主宰寧定氣象則所謂動者紛馳而已急迫而已卽此便亡了天性朱子與湖南諸公書極可玩也

東軒高氏曰冰冥下手做工夫深造自得安能詳悉敷陳言之真切若是哉

東軒高氏曰此篇言存養省察切要之旨宗宜潛翫

蓋朱子自己丑透未發之旨實下涵養工夫直徹動靜於是有已發未發說答張敬夫書發明動靜寂感通貫之妙後來易寂感說太極說答徐彥章呂寺丞陳安卿諸書皆是此旨又說到純坤不爲無陽天下之故皆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亦是此旨而通貫之妙更加純熟焉又云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此可見靜中動寂而感之旨又云聖人動時未嘗不靜此可見動中靜感而寂之旨合前後以觀皆可參見究其極處只是動亦定靜亦定透徹終始天人之奧潛玩而深思之自有無窮趣味也弟實未有得但深信此旨從此好做工夫伏望老兄向自

東軒高氏曰言居敬及窮理學者知之

已心中提撕整肅默默體驗覺得無事危坐時天性主宰不悠忽空虛應事接物時天性主宰不紛馳急迫即是靜動寂感通貫消息只要主敬工夫真切綿密處處在時時強不稍間斷乃得常有此把柄耳高明以爲何如至於讀書窮理朱子自學教人倦倦不倦卽以答張元德衡陽之訃書福州學經史閣記言之皆暮年文字其言讀書之法有本有文至要至詳如此伏望老兄本朱子所言參以程子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張子編書理會有所歸着之訓常切留意與涵養身心實有關鍵則內外工夫不至不相應矣如何如何有未當處專祈指教更望誨我竚俟無已

曷勝仰慕劉賓之名夙莆田人紹興辛未進士官知溫州力言覲淵之奸附及不盡

答王予中

庚戌八月

昨承老兄商動靜工夫云朱子於延平靜坐之說晚年頗不以爲然且以行狀所云舊日下得語太重只未發則靜存已發則動察誠然誠然但朱子此意謂不可討要靜坐一向如此耳其實主靜工夫不可不着力太極註云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又云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爲主本義恒卦註云動靜相生循環之理然必靜爲主艮卦云動靜各止其所而皆主夫靜太極說

東軒高氏曰寔下手做工夫處真切綿密是以言之懇摯周詳

東軒高氏曰敬靜合一之首自此闡明

云惟主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玩此數條皆是動靜存省而以靜為主至答徐彥章書兩言靜為主而動為客最為精密所當潛玩中和動靜尤為大義數語與與湖南諸公書已發未發說同意晚年立教亦是如此弟意此數篇必須熟讀密體反求身心有箇入處自信主靜之為緊要也然猶有說焉從初下手便須涵養亦須窮理集義胸中有許多道理方能寡慾而靜若沒道理一向偏靜必有墮落那一邊之病此朱子所以有下語太重之言也至其所以主靜者必以持敬為要太極註云君子修之之功實在於此南軒先生自聞朱子未發

持敬之說深以周子主靜為有味用力於敬靜者數年二十五卷答伯恭曲為寫出極可玩味老兄胸中道理積累已多主靜涵養正不可緩伏望留意

答王予中

老兄所纂朱子出處事迹文章早晚次序已有條理望撥冗速完後加詳定可以成書此我輩山中工課事業也切囑切囑前札云苦家累不得一意靜坐此固然矣然養心之法亦非空持硬守必須涵泳聖賢之言使義理浸灌滋潤有悅心處方得天機活潑如經書章句集註精語平時極熟者時為諷誦意味更覺深長又如程子四箴朱子敬

東軒高氏同時溫習玩
誦讀書之樂何如哉

齋箴寫照銘張宣公葵石軒銘主一箴之類時時溫習而
力踐之此心安得不存此理安得不熟只一箇提撕警覺
貫通動靜乃是養心要訣食芹而美敢爲吾兄獻弟之脾
病多由於五更溫書今雖力戒然昧爽至早膳前此功萬
不敢間斷蓋四書五經先賢文語循環誦玩積有年所一
日不習悚然不安卽以致病亦不爲悔但節省數日時切
收斂使誦讀存養渾爲一致始得力耳世俗紛雜卑鄙不
堪着眼直置之而已亦主靜要法何如何如

答王予中

昨老兄所言答徐彥章書兩處之訛看得極的確弟所萬

不及者敬服敬服接手教疑守字固誤中字亦未爲協弟
意玩動靜二者一語則中字不錯惟有二者故言中如太
極圈中之有陰陽相對也至於疑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
本字未穩弟以本字只作本然看則無疑矣答林擇之云
一性之真湛然而已豈非常體本然未嘗不靜亦是此意
又以靜爲主動爲客朱子晚年不如此說恐未盡然易註
太極註朱子所最斟酌者而重靜之說易註凡二見太極
註凡三見語類十二卷載劉履之沈莊仲錄沈錄云靜爲
主動爲客靜
如家舍動是晚年語皆如此說實是我輩用功切要之旨
如道路似無可疑高明以爲何如

與王子中

辛亥

弟以久病不能步履有失候問請教然向往之心未嘗一日忘昨小兒奉教左右道老兄誨訓之語極深感勒我輩只此一事爲急務雖疾病事變不可忽忘庶乎其有恒耳因念去冬曾以涵養動靜一書請教未蒙印可茲略再言之夫朱子聖學主敬窮理力行三者齊頭用功未嘗缺一而尤以主敬涵養爲先以爲知行之主前朝數百年學者多以朱子爲道問學故於主敬涵養工夫略知一二未盡深造凡其淺深曲折次第之故皆無能領會其蘊奧朱子教人主敬涵養之訓詳矣盡矣見於易本義太極註大學

東軒高氏曰讀朱子書考究精熟先生一而已

中庸或問以及已發未發說答張敬夫諸篇諄諄訓誨不一而足徹始徹終皆是此旨非先言而後不言中年言而晚年不言也太極註雖成於壬辰至戊申始出授學者本義雖成於丁酉啟蒙五贊至丙午始訂學庸章句至己酉始作序其中改補較始定者益加精密而主靜涵養以靜爲本之訓所以註釋經書垂教後世者一定不可更易若已發未發說答張敬夫與湖南諸公等書亦以此旨相往復後來不見於文字者由庚子後湖南諸學子率多散亡胡季隨而外少有往還豈朱子所言有先後詳畧之異哉他如答徐彥章輩語類徐居父沈莊仲所記多是此旨自

是晚年語但不能確考其歲時耳豈可以其無考而遂疑之耶且夫朱子之註釋經義垂教後人一定而不可易者雖無別文印證亦斷不可謂有晚年不言之意况參以諸篇其有可印證者甚多如玉山講義荅陳器之書所云元爲四德之長貞爲四德之終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此甲寅乙卯所言可與太極註體立用行之說相爲印證如荅呂子約所云未曾自見有見聞知覺而無喜怒哀樂之真的主宰又云至靜之中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爲純坤不爲無陽之象荅孫敬甫云只不動着他卽知此覺炯然不昧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營爲之擾當此

之時何嘗不靜此丁巳戊午所言可與中庸或問明鏡止水精明不亂之說相爲印證以此參之則知本義諸說已發未發例蒙印可等篇以靜爲主之訓自是不易之論斷不得以爲晚年不言而稍有疑議於其間矣敬夫先生不從以靜爲本義正爲主之說朱子力與之言而終未合迨數年之後乃深服用功於主靜立極之旨甚悔前此未嘗致力見於荅伯恭書甚明不久而遂棄世至於義正爲主終不以爲然敬夫先生亦不幸而早逝耳若享遐齡必有契合蓋四德各有體用動靜敬夫先生力主此義故不然此說不知四德各有動靜此心性一定之理朱子語類中

東軒高氏曰反覆熟
讀此篇深感先生不厭
不倦之意諄懇情
見乎詞志學之士其
能不奮然興起哉

發揮甚明若義正為主之訓則以流行運用言如玉山講
義答陳器之書詳晰分明義蘊了然學者立心立德之要
若不如是則雖勉強學問造於高明之域而宥密涵養深
潛純一之味終未有以得其領要裕其本原以爲性命之
舒斂操萬化之機軸此朱子所以與子約器之敬甫諸君
子極言之而不憚其詞之繁獨敬夫先生不得與聞而歿
爲可痛惜者也學者誠取此數篇反復熟讀誦之於口通
之於思養之於心佩之於身自驗果能動靜周流靜常爲
主時止時行止常爲主否能有鑑空衡平明鏡止水之體
用否能有深潛純一之氣象否能有各各分明能知能覺

之體炯然不昧否誠能從博聞強識躬行力踐統會於宥
密深靜之中積累涵蓄存省工夫無間動靜而必以無欲
之靜爲主功深力到萬理渟澈則當未有感觸之時此心
澄然天理具在儘有意味愈涵養愈深沉卽應事接物此
心此理仍是靜時氣象此朱子中年晚年深有望於朋友
及門諄諄懇懇見於文集語類而不能自己者也弟讀朱
子文語積有歲時亦僅窺其梗概而學力踈淺不能定止
然亦俛焉終身不敢自廢夙夜之間惟此一事而已伏望
老兄深加玩味熟讀精思收斂涵養不可時刻放寬病痛
之餘一線之明不敢自隱倦倦以獻老兄其深有意焉又

山泉先生文集 卷之四
如程子定性書好學論識仁錄不動心錄涵養錄張子西
銘時其動靜定有光明錄諸篇皆當熟讀玩味以爲涵養
之助何如何如詩云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又云發
憤永刊落竒功收一原伏惟念之念之

與王予中

弟於經書實無所得但據鄙見窺測一二意以考核必宗
注疏義理必宗程朱考核之功於羣書中猶有可稽只要
人細心詳審若夫義理非程朱發揮則經書本指終晦而
不明塞而不通乃知程朱之功至大在胡蔡諸賢亦與程
朱同旨至於大全所集不一家自程朱後經學昌明亦有

精義非注疏所及近世名家乃有以漢儒反經而經存宋
儒解經而經亡立論者其不知程朱甚矣弟愚昧妄爲此
說上質高明以爲何如

與喬念堂

前承先生賜顧感勒無已及某奉謁值台駕往高郵殊深
歉仄先生云讀書倦時寓意於看花玩畫此適情佳况稍
以鄙見叅之須自家養得活潑生機岳峙淵渟氣象常在
這裏當此榴花爛熳木堇敷榮之時滿眼青紅紫綠與自
家生意一般或展閱名画恍若身置其中登高望遠烟嵐
入目雲海盪胸大有樂山樂水之趣如此雖寓意於物而

觀物養心實是一事與點朱註時爲吟哦此意自勃勃流動也先生試體之何如某病仍舊讀書不能如前雖此箇道理不敢忽忘而究無得望高明有以教我瞻仰不盡

答劉艾堂侍郎 戊申十二月

老先生積學偉才早膺重望秉節三輔布惠羣氓凡所建白皆激濁揚清安輯撫綏之大計上爲

聖天子倚任下爲九府官民所仰賴濔於邸報中見之欽服景慕久勒於衷將見匡贊謨猷追踪范馬爲一代名臣不獨光寶邑也令弟篁兄到舍備述台意兼讀

翰教知

聖天子宵旰憂勤旁求俊乂

特諭臣工各舉一人直千載不易觀之時宜博詢碩德遴

選名儒以副大典若濔者迂拙菲材何能堪此乃蒙

採擇欲列薦章感激之深實增慚愧濔向學甚遲卽

痛自刻勵究於明體達用修己治人之道茫無所見

不過講求夫聖經賢傳之旨勉於謹身寡過之途

時時兢惕以終餘生間以此意與二三學者共之志

願如斯豈有他望若古名臣循吏之治績雖畧考究

然反之於心未能深信施之於事未歷礪磨豈容欺

罔輕應世務是以撫衷決斷不敢應老先生之聘而

甘於閉戶以守迂拙也况溘年已六十有三寒暑易
侵病症屢見今歲夏秋瘧痢之後脾胃虛寒十月下
旬幾至危殆纏綿至今幸稍痊可然氣極弱形極瘦
調理極難似此衰老羸憊之軀而効奔奏馳驅之事
筋骸不勝顛蹶奚疑且患耳聾已經二載友朋間尋
常聚語竟若無聞

至尊前奏對舛訛所係非小仰祈明照俯察鄙懷以相信
之心爲代謀之計念其韶光之無幾憫其榮衛之已
傷仍聽閑居得成夙願則感佩老先生之惠愛無有
津涯矣至禱至禱詞鈍意切統惟鑒原厚儀謹璧感

謝不一臨穎曷勝瞻企

答劉艾堂觀風

承問焚黃及墓祭禮自慙淺陋不能博考於古謹按朱子
云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贈謚只告
於廟疑爲得禮玩此則止宜告廟而不行於墓次可知其
祭品祭儀盛服亦如時祭吉禮也若展墓之儀朱子用深
衣與時祭盛服不同蓋墟墓生哀實人情追遠之誠不能
自己者易服減從禮所宜然但陳祭品外依先世封贈官
階畧設儀幟於左右庶別於平時掃墓耳鄙見如此統希
尊裁

答劉艾堂觀風

昨承賜顧得聆大教備見竭忠勤事上希古名臣之至意
欽服欽服又以高明之見具謙遜之誠下問拙愚殷殷不
倦某實淺陋未有灼知何所敷陳以禪萬一但感相知之
切謹抒一得之忱稍達鄙衷用塵清聽古云念終始典於
學又云仕而優則學可見古人從政未嘗不孜孜汲汲日
志於學老先生學古有素歷代名臣奏議皆已研究所與
者精益求精益求密公務之暇如陸宣公范文正公司
馬溫公朱子真文忠公諸文集朱子名臣言行錄常常繙
閱其中切於理事所宜亟行者朱墨圈出謹識熟思積之

之久則於前賢潔已正家輔世長民之綱領必有合也且
於前賢之飭官方端風化勸農桑勵人才運用經理之條
目又必有合也由是酌而行之順乎人情宜乎土俗既有
合於古又不悖於今使八閩官士民兵服教而改過戴德
而遷善如前賢之表率一方聲施後世安在古今人不相
及耶高明以爲何如別具管見數紙迂拙之論未知當否
統希尊意裁酌

本領

一絜已愛民

士大夫自有此身須要潔清無玷此是學道根本繼

聖賢正脉上以報

朝廷下以淑士民都在潔已二字甘淡泊安朴素不失儒者氣象方能任事又要吉凶同患心腸賢哲之人原是生人所待命所謂民之父母也若無真實愛民之心則日日所行不過奉故事飭文具百姓休戚與自家心思痛癢不相干涉古聖賢性情不如此須是早夜籌畫訓告守令訪問疾苦講求古循吏治績而實行之使百姓有安全之樂庶幾同患心腸稍無愧耳

一讀書練事

讀書練事只是一理與章句時文之學大不同根本須從四書經史先賢集透出理路方見治學是合一的如范文正公韓魏公司馬溫公程子張子集朱子文集語類其中治學合一處實有規模條理可以尊守施行臨民視事之暇沉潛玩味必有會心所見所行必有成局也他如諸名臣循吏有合於聖賢之道而自已力量所能爲者力加強記奉爲程式裨益不少卽如富鄭公趙清獻二公救災事皆當熟講而謹記之歐陽文忠公在政府時以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取視之不復求諸有

司此是書事合一之法大學衍義衍義補文獻通考
六部會典則例如此法而集之最爲省要而衍義衍
義補尤治學之總領歟

事宜

一修理 文廟及先賢祠

文廟乃天下道學功德所自出人文之宗主也飭郡
縣官宜加意修理使屋宇墻垣椽棟門窗堅固齊整
樹木茂盛洒掃潔清方見守土官尊敬聖賢誠意若
任意怠緩則不事事可知至各郡先賢閩省最盛以
朱子爲宗如福州黃勉齋林擇之潘謙之林子武諸

賢泉州楊至之陳後之諸賢建寧胡康侯父子蔡季
通父子祖孫劉屏山劉晦伯真西山邱行可熊勿軒
諸賢延平楊龜山陳了翁羅仲素李愿中諸賢漳州
陳安卿王子正諸賢邵武李綱齋父子祖孫黃令裕
劉潜夫諸賢興化黃子洪方伯謨方耕道鄭子上陳
伯澡諸賢汀州楊子直福寧州楊志仁陳懼齋韓伯
循諸賢各郡縣祠宇飭地方官修理及臨一郡拜謁
文廟後卽親瞻禮其祠訓誡士民以朱子及此邦先
賢爲法至於武夷精舍朱子與門人講習之所尤當
加意培植如朱子任南康修白鹿洞遺法若夫名臣

如陳古靈張柔直黃德藻福劉彥修劉共父建蘇子

容泉李伯紀黃通老邵蔡君謨陳應求興忠臣如鄭

介夫楊充甫徐夔父張周甫福劉仲偃魏當時建蘇

宣甫呂圭叔泉陳君賁興諸君子各有祠宇當如先

賢祠同時修理此振興正學之大綱宜亟舉行者也

一正祀典祭品

此項須遵會典所載帛燭籩豆簠簋牲牲俎醢之類

其輕重大小多寡之數以為定式不可草率陋敝

一尊禮賢士

凡為臣者皆當以訪求賢才為要務所為賢才者有

三曰德行實學才能明道先生云性行端潔居家孝

友有廉耻禮遜者德行也通明學業者實學也曉達

治道者才能也欲知人之德行必觀其親戚鄉黨觀

其師友交遊觀其仁慈操守觀其好尚行事辭氣言

貌欲知人之實學必問其讀何經史讀何先儒書集

窮何等理路作何等運用欲知人之才能必問其素

所練習如農養師教禮樂刑兵水利屯田之類或專

長或兼優的在某件某件方是真賢才此等人或在

科舉中或在山林間屬官進見須至誠訪問且令子

細詢求具文申報即飭該官以禮敦請到省館之公

所加以禮貌不須考校只如常行賓主問答或書札
條對亦可卽有所不知亦不妨此就其所知者問彼
就其所知者答如此二三月可以得其人之大概再
試之疑事以觀其明斷試之難事以觀其膽力精詳
察之不可疎畧無論優否皆從隆禮令地方官尊敬
之其最優者記明其長或照十科荐用或成益友交
好力爲鼓勵人才自盛此大臣之要務也

一訪問民間疾苦

訓屬官時須宣布

皇上綏猷至意各屬官當仰體以行善政旣諄切誠諭又

留心民瘼遇紳士農商問其地方有水旱災否風俗
奢否官吏貪否耕耘惰否地利薄否徭役煩否一一
諮訪責在有司者飭有司責在監司者飭監司務使
輕徭省訟民得力耕節用以樂俯仰尤當加意者一
種無田無資無業之人令有司平日按冊謹記勸諭
力業傭作以供朝以遇有水旱一番務使
此等窮民得占實惠不使猾吏奸民勾通作弊此仁
人君子當加意講求者也

一禮高年表篤行

每臨一郡有七十八九十者請十餘人備酒榼親

東軒高氏曰誠如是
也安得有餓莩乎

與爲禮使民知尊老敬長之意訓誡其子弟後輩令其各盡孝弟之道且問民疾苦若其中有德行實學才能素優爲鄉黨所欽服者更加禮貌訪問治道若有孝子善人節婦烈女無論存歿皆送匾表揚以示激勵

一整飭司道守令吏治

凡吏治之道須有愛民實心潔已堅摯又講求前人良法練習時事條理方有成局在胸學者自命雖窮居在下而恫瘝一體心腸原是不能自已有此實心斷不肯做貪汙的事若不知前人良法必有差處卽

監司言之必以范文正朱子張宣公爲主以名臣言行錄爲式卽守令言之必以程子張子朱子爲主以兩漢循吏傳爲式旣明於前人規模又詳觀時事如養教刑兵等件歷歷考古參今必見古法美意可通行於今日庶於治道有理會也爲上官者必自己先有此體用平日預立規條申勉屬官屬官來見時止令一人獨見細問郡邑中民貧富善惡若何田地高下肥瘠若何盜賊有無若何風俗奢儉淳漓若何錢糧完欠若何該守令若何撫字若何化導若何經理若何肅吏懲奸其不能言者或初任或拙訥須先教

導徐察其行事以定去留其能言者亦未可遽信細
心密訪果有清操實政地方災荒使之料理疑案情
形使之剖析事務煩劇使之應變奸宄叵測使之鎮
定或有專長或有兼能不可求備但須實用的確不
差則力薦之爲大臣者多造就人才上報

聖天子知遇下恤億萬民性命方得俯仰無愧也

一訓迪教官士子法則

學校者賢才所自出必有其師方有其弟子通書云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此治
道之本原一定之至理也周時辟雍化行七年九年

有成規師嚴道尊有定論故人才極盛後莫與京漢
時博士以經相授一時循吏皆本經術行治道降至
隋唐師道衰微然韓昌黎陽道州頗能以忠孝經籍
成就後學至宋理學振興大儒繼出賢士濟濟有兩
程夫子方有楊謝呂游有朱夫子方有陳黃蔡李益
信師道立則善人多之不誣也今日訓飭教官以程
子朱子爲主以胡安定鄭闕中胡籍溪劉子和曹月
川數先生爲式其所以教士子者以安定先生經義
治事二齋程伯子性行端潔居家孝弟有廉耻禮遜
通明學業曉達治道數語朱子白鹿洞學規貢舉私

東軒高氏曰學臺今日
讀朱先生之書既心悅
而後許之矣其實下
手做工夫德業之進
修自將大有不同矣
若此條正可極力強
行庶不虛此三年外
任

議陳剩夫先生正教正考會通為課士子德行實學
才能之良法果能遴選高賢三五人尊禮請教講明
此旨使一省教官有所取法教者必以是為教學者
必以是為學若有德成學充才達者力薦於各院上
官以備採擇三五年後自然賢才日盛足備官職之
使命矣○每到一郡一縣必至學中集教官諸生舉
貢監於明倫堂教以行孝弟勵廉隅讀書積學須以
聖賢為法朱夫子乃閩省道學之宗遺書具在須各
究心如文集語類經傳通解小學近思錄家禮綱目
是人生日用身心修齊治平明體達用之全理不可

東軒高氏曰右一節為
尹公元符言乃戊辰三
月筆也未幾而先生擢
捐館良友云無亡故聞
士習慙哉惜哉每讀
至此不忍涕視己己夏日
記

一日不究心者父師立定此規矩使子弟必從此用
功深造諄諄勸勉自然感動其有不能身到者刻為
條約分給各縣教官令其轉相講習如有實心聽從
肄業者另加優禮以示作興

一飭縉紳

鄉紳乃士民之首風俗盛衰恒必由之其出示曉告
居家朴素處鄉謙和教子弟以詩書御奴僕以禮法
不得以勢凌弱不得以富吞貧其有怙侈滅義驕淫
矜夸即當懲治以端化原

一敦本業行節儉

出示曉諭百姓人生各有本業農者務農賈者服賈
以及工作傭力之人各修本業力行節儉毋得懶惰
華衣美食嬉遊博奕每見不肖人家破壞祖業流爲
盜賊皆因不務本不勤力不節儉所致曉諭羣氓各
宜遵守不率教者令有司依法究治

一敦倫理

出示士民人生此身本於父母兄弟妻子皆屬天性
骨肉至親至重所以愛敬之良出於自然不假矯強
今有不孝不友之人於父母輒敢違背兄弟妄生乖
離夫妻或相謀劫似此逆天悖理敗常滅倫之事令

有司曲加勸誡有不悛者依法究治

一睦族里

出示士民宗族鄉里皆當和睦幼者敬長卑者敬尊
愛身守禮奉公畏法些小爭忿各宜忍耐毋得輕自
告訴競相侵侮不勝者身遭刑法得勝者亦必費財
失業痛切告誡各宜凜遵

一守禮法

冠婚喪祭具有成法昔朱文公著爲家禮原爲士庶
通行一定程式出示士民務宜量力稱家有無遵守
而行毋得競爲侈靡耗財僭分

一飭淫祀

曉諭士民讀書務農各安生理不得借名修道私造菴觀借名禮佛男女雜集借名祈禱曉夜不散與夫倡爲妖魔蠱惑衆心裝飾傀儡歛積錢物如有似此邪說該地方官擒獲治罪

一禁邪教

各郡縣風俗不同每至一處遇官吏紳士細心詢問或有惡習邪教訪得一二卽行出示指陳利害委曲曉諭窮鄉僻壤處處張掛須要情詞懇惻入人心肺則誠意所孚自然觀感向化革舊從新矣

一懲治貪官污吏奸頑

書曰彰善癉惡易曰遏惡揚善記曰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古聖人以此垂訓爲大臣者不可不深體此意若好善而不惡惡則奸宄橫行無所畏懼而凡爲善之心怠矣必訪得貪官污吏奸頑三項人罪惡大著贓証顯然卽痛加懲治按律叅處定罪且諄諄曉諭以明懲一警百教人爲善之至意

答喬星渚

屢承吾兄諄諄以學道相問訊弟愧踈淺無以仰酬盛意不勝惓惓於中吾兄云須離家方能專一弟意離家固好

然工夫專一只在自已立定課程收斂身心靜坐讀書使
向道之志勃勃發見時時振奮時時操存不致阻撓便是
道心主宰卽有雜事隨分應之應時亦須端莊留心照顧
不致散漫此動中習靜要訣旣應後依舊做工夫習得一
月如此向後便有成規張子云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
宜忘心苟不忘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先儒教人
動中習靜指示明白安可不玩味服行耶太極西銘二書
專望留意須從自已心中理會太極是何物事理會天地
之帥吾其性是何物事方知定之以中正仁義主靜立人
極不愧屋漏存心養性爲主宰切要工夫識得主宰常切

東軒高氏曰指示聖學
切要功夫至明至志

提撕則無論有事無事皆涵養乎此不至走作矣來希聖
希賢錄讀書次第學課三種此弟鄙見敬爲高明之助先
此請教容俟再布不盡

答喬星渚

辛亥

接手教具見吾兄向道之真用功之專如此肫切自有進
步弟學鈍拙未有所成只此守道一念不敢忽忘幸值高
明共爲磨礪敢不亟勉先從九卷選目所載熟讀潛玩自
知未發之中是吾心所固有九條工夫皆當着實用力而
前五條尤吃緊補小學主敬一條吾兄久已深喻立志以
定其本知性以明其要

依答陳超宗書
二句合爲一條

主敬以持其志窮

健餘尹氏曰先生每於
窮理中提出知性以明
要

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此四條須一齊用力不可缺

畧試列其亟宜讀者先為涵泳立志知性條內如又諭學

者答陳超宗示諭向來陳器之性是太極林德久殿記正以新齋雖就仁說主

敬條內如敬齋箴答陳允夫可欲之說何叔京持敬之說潘叔昌細讀

來周舜弼所諭敬字呂子約示諭日用余正叔示諭日用楊子直承

太窮理條內如讀書之要滄洲精舍論學者答王子合所

祠記張元德衡陽之詩孫敬甫所示大學廖子晦所論顏子讀唐志讀大紀

王氏續經說福州經史閣記甲寅行宮奏劄二此篇在七卷力

行條內如答吳晦叔前書所論曾景建辱書文詞廖子晦所諭已悉汪尚

書徐倅轉致韓尚書區區行役王梅溪文集序李丞相奏議後序向

薌林文集後序李雲龕文集序豐清敏遺事後序凡三十

餘篇熟讀精思反身切體雖難遽造於純粹精微之詣而

向道之篤積功之深內有以會於仁義禮智各各分明之

德性外有以守夫法度規矩整肅不亂之威儀養內以統

外制外以安內身心知行栽培兼至日用動靜之間無非

提撕行習處矣由是義理充足有以安心有以制行游雜

之思慮漸消漸清天命之本體日養日著六條內如已發

未發說所云寂然不動天性具焉荅呂子約所示心無所云安

於義理而不妄動者未發之中自然呈露涵養益密由是

講究夫吏治民生之故以求有體有用之學閱歷乎患難

東軒高氏曰讀書之次第條目至詳至備至明至切

健餘尹氏曰真是傳心

要語

東軒高氏曰朱程傳
心正脉幸有其人

憂病之途以求處險處困之道七條八條內如戊申封事
荅任伯起書所喻已業所云若欲行遣符到奉行經綸民物
之畧守死善道之操卓然確然有物素定此三條所載宜
讀者多擇其精者亟加玩味固先賢之所以希聖希天而
亦我輩所當勉焉以自振立者也若夫充積極其盛道德
臻於純優入聖人之域而不自知則亦從之無由而豈能
勉強而力爲也哉要而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此程朱傳心之要語敬者聖學之成始成終而整齊嚴肅
四字是其下手處行立坐卧造次顛沛不可頃刻離庶幾
心在身在道德常聚而根本日以堅固致知則守其所已

知者漸漸推廣使心理愈明持守愈定而九條工夫皆貫
通做去不可不深留意也凡此大畧弟數十年來用以自
勉今老且病尚皇皇於半途而不能至吾兄大爲奮起志
剛力健三五年間必進於上達千萬無自退阻朱子正脉
大有人矣願望無已餘俟再布不盡

荅喬星渚

辛亥七月

昨承吾兄問知生知死之說云深思塞體帥性存順歿寧
之旨聖賢生死與庸人不同誠然誠然以弟愚見言之只
要識得透信得堅方有進步中庸或問鬼神章辨屈者不
亡之非荅廖子晦言死而不滅之謬與荅王子合論魂魄

健蘇尹氏曰以正氣培元
氣自不等於游氣用
事之庸人先生其言以
自信矣

之正一條參着則知庸人隨死俱滅卽有未散亦伯有爲
厲之屬終歸於盡耳蓋庸人之生盡是游氣用事若仁義
自是元氣庸人都已喪失良可嘆息須從魂魄之正透徹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旨涵養堅定分晰通明使仁義充
實於方寸中卽是天地正氣在我矣以此參之經書處處
皆合易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君子以致命遂志書曰攸好
德考終命詩曰舍命不渝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禮曰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孔曰成仁孟曰
取義經書所言皆是此旨只要仁義立在這裏便知生死
人鬼一而二二而一之說真不我欺由此用功義利愈明

謹獨愈嚴不能自己矣又承問西銘載穎封人申生伯奇
之意弟意此三節務將朱註熟讀如禹舜參皆克已事親
守身之純孝張子教人事天亦當如此穎封人申生伯奇
亦好善致死順受之純孝張子教人事天亦當如此須從
三聖三賢心地上體驗其至性至情不敢違親的真精神
真血脉因覺自己存天理遏人欲不避難順正命是事天
真本領只要肫肫懇懇至誠至敬竭心力以勉爲之修身
復性萬象森然吉凶同患全體大用總是盡子職以事天
分內事如此實實理會服行則張子之本意得矣不必在
分量上比較若論三賢不及三聖何以並及只是聖其合

德賢其秀之意亦可參看要之行到至處卽是成仁取義
徹底瑩淨地位蒙高明下問故畧言之暇日再商何如猶
有囑者程子四箴朱子敬齋箴西山先生夜氣箴茂卿先
生夙興夜寐箴吾兄已熟讀時習此外尚有南軒先生克
齋銘艮齋銘敬齋銘主一齋銘傳心閣銘讀書樓銘葵軒
石銘主一箴此弟日日溫習者並望留意

與喬星渚

屢蒙吾兄賜顧下問殷殷思竭愚衷以承雅意愧無能輔
助夢寐間不敢忘也吾兄近看語類弟不勝欣悅朱子文
集尚有人好之語類一書少有入目者非實有爲已近裏

做性命工夫之志必不能見此書無窮意味今得吾兄深
嗜篤好則性命工夫自有入之愈旨取之不竭者希聖希
賢許多實際事皆從此有得矣試畧言之夫朱子之宗程
子也固從經說文集求之而得力於語錄爲多其廣搜博
覽費如許精力方第其篇次訂爲成書雖其中亦有存疑
叅酌處要之入理深邃見道分明多得之於此今觀語類
載所講說入近思錄與不入近思錄者凡數卷至今讀之
朱子用心語錄大有會於兩程夫子相傳之正脉者如此
勤勞深密而後世學者反以門人記錄朱子之語爲不盡
是當日本旨遂置不讀與朱子宗程子之心大相懸遠是

東軒高氏曰先生之學
朱子後讀語論類入精
微其功力之曲折於此書
言之最詳

以止見朱子聖學之詞而不入其堂奧并文詞之精義終
隔數層而不解其真趣也豈不惜哉且語類一書晚年精
要之語甚多五十以前門人未盛錄者僅三四家自南康
浙東歸來學者甚衆誨諭極詳凡文詞不能暢達者講說
之間滔滔滾滾盡言盡意義理之精微功力之曲折無不
暢明厥旨誦讀之下譬如生一片肫懇精神洋溢紙上
不啻親承教誨也在當日諸門人前後各得一說彼此各
聞一義而後人讀之反聚前後彼此之各聞者彙萃參伍
這處也有那處也有表裏也有始終也有真有登高自卑
行遠自邇漸進漸高遠之妙是安可不細心審思而第踈

畧一觀槩以門人記錄之不確而忽之也耶弟閱此書歷
有年所子洪先生分類編輯大有深心後人依類反求自
有入處吾兄特發希聖希賢之志必以朱子爲法而深嗜
此書誠千萬人中傑然挺拔之豪士也果能就此一百四
十卷反復數過於前十三卷得用力之門徑於訓門人九
卷得教誨之方法繼之以四書五經之宏綱與旨先聖先
賢之微言深造以及朱子自學誨人進德守官治世論古
之大經大法皆有以究其當然之理而反之身心真有井
然而不容紊勃然而不能已之趣當是時也卽次第着力
收斂此心以補小學之基立志以定其向知性以明其體

健餘尹氏曰誰能於朱
子語類中如此用功如此
得力

健餘尹氏曰論學至此
可謂一絲不走一點不
漏以次俾之可以終身以
之可以無疑而不惑矣

東軒高氏曰有德者必
有言信哉

東軒高氏曰誨人不倦
之誠讀之既久一有所感
遂滔源源流出暢
所欲言有功後學良

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其實而會歸於
天命未發之原而默有所契貫通於經世長民之業而實
有所施貞固於憂患死生之途而終有所存循循加功日
進不已以俟其自至於純全之地而無有歇手時焉此則
數年內從語類得力所必至之境固未可以為易而一蹴
至之亦非絕不可至之詣預以為難而自止也自今以往
益堅此志誓不退轉必要其成豈患夫道之不大明德之
不大立也哉來語類選目凡六百餘條呈覽朱子云書只
貴讀讀得熟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忘此是讀
書要訣六百餘條亦稍多或就中選一二百條手抄口誦

匪淺鮮矣

朝夕吟咏自發其精神自養其心性自拓其胸懷食息寤
寐不稍作輟如是久之所讀之意味常在方寸中雖欲忘
之而不可得則風雨晦明之際稠人廣眾之中時時默省
自覺心理書味滂沛充盈大有悅心怡神之况獨喻獨樂
决非世俗事所得擾亂而侵奪者矣食芹之美謹以為知
已獻專望留意餘不盡

答李思存

去冬別後倏忽半載老兄選期在即秉教一邑必能成就
人材庶不負一生辛苦也願望無已來教別紙句句格言
答金麗中論小學矩矱極其切實讀書應舉一段尤中今

日士子之弊文章不本於德行遇則營營富貴安能爲科
甲中第一流人物如薛河東金伯玉輩不遇則潦倒怨咨
安能力學潛修如胡餘干吳素衣輩得老兄以此立教則
後學承教者必文行兼盡人材傑出矣我輩讀書是終身
事惟望高明不吝啟發雖屬暮年不敢自懈也

答李注滋

來使至接賢侄手翰大有向上趣味不勝欣慰愚年老學
遲常切愧悔故遇至親好友子弟可與讀書向上者不禁
此意勃勃是以前書詞繁而不能省深有望於高明也承
來示以如何用功下詢卽此便是真向學者夫周程張朱

書凡數百卷茫茫浩浩無處下手有志者不免望洋而嘆
所必然矣愚意且從小學近思錄大學或問首章五章六
章七章語類前三卷大學五卷訓門人九卷反復潛玩
擇其吃緊者讀之體之積之之久自見用功切要處全在
立志體驗心統性情之旨使吾胸中戰戰兢兢常有主宰
以立體常自檢點推廣以致用則日用間一動一靜無非
天理流行而爲學之本立矣朱子門人陳北溪先生集字
義嚴陵講義四篇時板刻本想金陵書房必有之覓此二
本細細玩味乃朱子門徑的傳大抵朱子所訓雖多不外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窮理以致其知力行以踐

其實四語近與學者申明此旨頗有入處望賢姪留意容
俟再寄

答李注滋

使至接來札具悉好學之志且蒙下問非篤志自立者不
解此味愚雖終日一編而所得甚淺稍述鄙見以爲進修
之助夫學必立志作主宰必窮理力行作工夫賢姪專意
好學必以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爲根本以程朱文集語
類爲飲食居室以史鑑諸名集爲水陸舟車俯而讀仰而
思藏焉修焉息焉游焉有模有範有規有箴精神意思俱
在於此以正其行以修其身一室之中儘多樂趣豈有寂

寞孤陋之慮哉由是所疑所得皆籍記之俟他日印証驗
學業進長庶爲能尚友古人者焉高明以爲何如尊札不
爲庸夫俗子一語便是立志根基只要此志堅決工夫接
續做去自漸有成敝鄉大水百姓嗷嗷甚可憂慮過承關
切謝謝

答吳幼淵

前月蒙兄問日進月退數條方欲疏荅緣事匆匆是以遲
遲茲各註明呈覽暇時或可面悉大抵要知日何以不及
天一度月何以不及天十三度日何以有永短月何以有
盈虧此起手法也幸留意餘不盡

東軒高氏曰欽若敬
授聖學首務幼學之
士於初習書教時即
當詳考細究切不可
忽視者也

日進而六月退而六七閏為章而日月無進退

日進而六者自今年冬至起至明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
日零三時云六者舉大數如尚書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
月退而六者自正月初一子時初初刻月與日會至三十
日午時初三刻月又與日會凡二十九日零六時三刻為
一月積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零四時四刻云六者舉
大數如曆云三百五十四日也七閏為章而日月無進退
者十九年共餘二百零四日三時有奇凡七閏月則進退
所餘之日皆無餘而僅有分秒也

日積而強月積而弱三會為元而日月無餘分

日積而強二句即氣盈朔虛之進六退六也三會為元無
餘分者會字似錯據前編云章法雖云氣朔齊猶有分秒
之餘至二十七章為會五百一十三年三會為統一千五
百三十九年三統為元積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則日月皆
無餘分矣

刻分渺沒以積日

此句是就一月所餘六時三刻弱而言該得九百四十分
日之四百九十九積十二箇四百九十九分以九百四十
分為一日則得六日此積日之數也

氣應閏應

此句言中氣在晦則後月當置閏中氣在朔則前月當置閏也中氣在晦後月節氣在望自當置閏非閏應乎

百分百杪

此句無甚義意

天運有餘歲運不足

此二句言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此天運歲運之不同差法所由起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四

終

陽氣在後月節氣在後常置閏非閏應可
百分百秒

此句無甚義意

天運有餘歲運不足

此二句言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
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
一而不足此天運歲運之不同差法所由起也

朱止泉先生文集卷第四

